年宵花瓜叶菊

◆ 朱秀坤

随着春节来临，花木市场上的“年宵花”越来越多，岂止是蜡梅、水仙、杜鹃，仙客来、郁金香、“鸿运当头”……品种真的很多。但最为灿烂也最为平民化的还得数瓜叶菊，才五六元一盆，而且一开就是满满一大盆，如夏日繁星一般密密匝匝，艳丽绚烂得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买上两盆布置居室客厅，赏心悦目之余，更添几分节日的温馨与祥和，多好！

瓜叶菊因叶似黄瓜叶、花类千头菊而得名。那许许多多的小花挤挤挨挨地团结在一起，呈伞状撑开，总是精神抖擞，极具生命力。而且瓜叶菊的色彩非常丰富，除黄色之外，姹紫、嫣红、乳白、浅粉、雪青，更多的是复色，粉中有白，半红半白，边缘是洋红中间又是亮丽的银白。让人大开眼界的却是其他花卉中非常罕见的蓝色，在瓜叶菊中比比皆是，天蓝，宝蓝，墨蓝，半白半蓝，幽雅，安详，淡定又平和。真没料到这平平常常的瓜叶菊会如此装扮自己，单色的像一朵朵小太阳，复色的犹如一把把撑开的油纸伞，十三片花瓣中间，或黄或紫或粉红的花蕊则是别在上面的小小勋章。以那碧绿的瓜叶作映衬，更显得花团锦簇，生机蓬勃。它们就像一群爱热闹爱俏丽又最会打扮自己的小小村姑，总是将最美艳的面容最精神的一刻呈现出来，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在冰封雪飘的严冬，在万家团聚的时候，在满天地撒满恭喜祝福的佳节里，带来一抹春天的喜悦与温馨的气息。

如果说一朵瓜叶菊是凡俗的，不起眼的，一盆花都开出来，多像漫天的烟花，像烈火烹油，像一张张笑脸，挤在你面前，扬起脸，眨着眼睛，小嘴叽叽喳喳地向你道吉祥送万福，那该多让人高兴，高兴得笑眯了眼睛，五脏六腑间都开满了艳艳的瓜叶菊吧？真正地心花怒放了，呵呵。

瓜叶菊虽然不是名贵花种，七八天不浇水，也会叶萎花暗的，你若及时浇足水分，它们马上又能原谅你的懒惰或粗枝大叶，绝不会得理不饶人，那叶更加浓绿，花更加鲜艳，其生命虽也弱小，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一样绽放出生命的光华，吐露出心中的热情与欢乐。正因为瓜叶菊总是团团簇簇地围聚在一起，茂密灿烂，喧腾热闹，更显得繁荣昌盛，阖家幸福。就冲这一点，瓜叶菊作为新年观赏花卉，也寓意着“发大财”和“大富大贵”，有这样的好彩头，年节里，尽情观赏瓜叶菊，心里必定格外喜气洋洋。

就地取材玩插花

◆ 丁 汀

去农庄过年已是第二年，冬天的小院除了常绿乔木依然苍绿，不是秃枝就是枯草。所幸，2棵月季还在开放，一丛经霜的南天竹红叶勃发，还有几颗红色的果实点缀其间，给肃杀的冬景添了些许生机。

过大年了，客厅里总得添花置景以烘托节日氛围吧，如果从上海将鲜花带去插瓶，一则怕路途有损花容，二则总感觉没有农庄的土朴特色。于是，决定就地取材玩一次土法插花。

小院里有哪些可取之“材”呢？

那个中号的老酒甏可是我去年特意从一家酒铺里买来当花瓶的，褐色的陶釉，斑驳的石灰（故意留着的），置放在农庄环境里算是般配了；结合修枝，剪下三支带有红色果子的南天竹作为主杆，高枝红叶，挺拔俊秀，不乏飘逸、喜庆之感。然而，由于老酒甏较大，几支南天竹总有孤零之感。突然，搁在一边的那盆白牡丹绢花进入我的视线，何不顺手拿来，围插在甏口，既可缓解红叶南天竹的突兀，又可与褐色酒甏口形成强烈的颜色反差，试着插入后，效果果然不错；尽管平时不热衷于插花之类的“女红艳事”，但偶尔为之时的追求完美境界似乎一点也不输给知性女辈。插完白牡丹绢花后，再给南天竹上添插了几支桃红色的月季花……

顿时，桃红色的月季花，鲜红的南天竹果实，紫酱红色的南天竹叶，以假乱真的白色牡丹与土得掉渣的老酒甏浑然构成了一件洋溢着节日喜庆气氛的插花作品。至此，我才意识到“就地”已无“材”可取，应该可以满足了。

闪念间，一幅从上海带来的烫金福字春联曾让我忐忑良久：印刷体的春联实在没啥大味道，但弃之可惜，于是就灵机一动，取其“福”字剪下，贴在老酒甏石灰斑驳的甏肚上，既有了“福”字贴在农家土墙上的联想，又给色调略显单调的老酒甏增添了一抹亮色。我给这盆插花取了“福春早来”的名字。

冬日的农舍因为有了这盆“春来早”，平添了一份意外的节日喜气。

香港遇见『神雕侠侣』

◆ 张 渊

图 燃灯

第一次去香港，我居然与传说中的“神雕侠侣”不期而遇！至于相遇的地点么，也有些不寻常——在酒店的22楼，仅仅隔着一层窗玻璃，我们在屋内床边，它们在屋外窗沿，我们与“神雕夫妻”面面相觑，听得到彼此的气息，看得到对方的细微纤毫，真可算是“零距离”了。

上周，我和妻子、儿子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东方之珠”香港，打算去品美食，逛迪斯尼。次日一早，在“唧唧唧”的阵阵异响中，我从梦里醒来。拉开窗帘的一瞬间，我吓得汗毛全竖了起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就在玻璃窗的外面，赫然立着一头毛茸茸的怪物！它看上去是鸟禽类，毛色灰黑，体形比公鸡大，嘴呈钩形，眼珠发亮，直愣愣地盯着我。它离我是那么的近，似乎伸一伸爪子就能够到我了。妻子和儿子也都惊叫出声。猝不及防之下，我本能地拿起一只枕头挡在身前。僵持了几秒钟，我们才醒悟过来，这头怪兽与自己隔着玻璃，它攻不进来。更重要的是，它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看我们，时而叫上两声，时而梳理羽毛，并没有“不轨”的举动。我们渐渐放松，开始仔细观察。妻子说：“看它尖尖的嘴，锋利的爪子，还有凶凶的眼神，这好像是老鹰啊！它应该是在山林里的，在香港这样繁华的城市里，怎么会有？”再看看窗外边沿，就在这头鹰的周围地面，留有一摊摊的鸟屎。显然，这鹰是此地的常客，飞得累了，就来歇一歇。它早就把这视为自己的领地了，今早也不例外，照样过来歇脚，只是把初来乍到的我们给吓着了。

我们忍不住去问服务员，她一脸淡定，操着口不标准的国语答：“这是麻鹰，在我们香港有几千只哩，每天都在城里飞来飞去。还有专门的机构保护它们！”麻鹰？几千只？每天飞在这寸土寸金、弹丸之地的香港上空？我再一次惊讶了。要知道，在我生活的上海，同样也是“国际大都市”，野生的禽类，恐怕只有麻雀还在城里叽叽喳喳吧？哪能容下像麻鹰这样的猛禽？何况还是几千只的数量！更让人诧异的是，为了这些生灵，香港还设有专门的保护机构？

赶紧百度了一下，这一下，我开了眼界。原来，所谓的“麻鹰”，也就是我们内地人俗称的老鹰，的确是香港的定居者。据悉，总量保持在二三千头左右的它们，晚上在山岙集聚栖息，白天呢，则在高低错落的城市大厦间穿梭觅食，就连我们所住的尖沙咀闹市也不例外，它们照样大模大样地来往飞翔。虽然号称是猛禽，但它们从不伤人，港人也习惯了它们，长年累月，它们已经与本地人和谐共处，融为一体了。地面空间狭窄，居住拥挤，却并不妨碍香港人对这些小精灵们的宽容和善待。港城高楼林立，玻璃幕墙众多，经常有麻鹰因为辨不清透明玻璃而撞得头破血流、骨裂筋折。为此，早在10年前，香港就成立了护理中心，专门收容受伤的麻鹰，治愈后再送它们回归天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每天清晨都是在亲切的“唧唧唧”声中醒来。那头麻鹰似乎也认识了入住的客人，不再过多地关注我们，只是站在窗沿，自顾打理羽毛，观望四周，若有所待。又一次的惊讶来临了，那天，一阵尖利的啸声过后，仿佛一片硕大的灰斗篷从远而至，倏然降落到了窗沿，一时间，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两头麻鹰。后来的那头麻鹰熟练地跳到第一头麻鹰的背上，将嘴里叼着的一条小鱼喂给了伙伴。这两头麻鹰敢情是夫妻呢！公鹰找来食物，辛苦地送到这里来给母鹰享用哩！我顿时明白了原先的那头母麻鹰，每天在窗沿左瞻右顾，若有所待的样子，原来“她”是在等郎归！公鹰一口都没有吃，刚把小鱼叼给母鹰，就毫不停留地又展开斗篷般的翅膀，迅速腾空，在楼群间上下盘旋，很快就消失了身影。一条鱼儿太少，它接着还去找食物喂妻子吧？眼前的这幕，让我想起了金庸笔下的“神雕侠侣”，那对生死相许的神雕，其原型很可能就是这麻鹰？金庸在书房构思时，窗外的麻鹰翻飞着矫健的身姿，张扬着不甘为都市束缚的羽翼。金大侠的灵感油然而生：得了，就把这个与港人朝夕相处、再熟悉不过的麻鹰升格为“神雕”吧，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它们，喜欢它们！

在窗的里边，儿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外面的“神雕夫妻”，歪着小脑袋说：“大概鹰妈妈要生宝宝了，飞不动了，鹰爸爸就每天给她找来好吃的吧？”我心头一热，手轻轻抚上了儿子的脑袋，与妻子相视而笑。

鹦鹉先生很健谈

◆ 由 倩

每天一回到家，我的耳畔总会响起一阵清脆的问候声，“你回来了，你辛苦了。”令我不觉疲惫尽退、心情大好。一抬眼，翠绿晃动映入眼帘——那是我家的鹦鹉先生玉玉，它正歪着小脑袋，瞪着黑豆般闪亮的小眼睛，调皮地立在笼杆上。

仔细算来，玉玉进驻我的小家已有三年之余了，它带给我的欢乐无穷尽。每天早上，只要我一拎起提包，玉玉就会扑腾着翅膀，“再见！”下午，我给鸟笼的饭钵里加满小米了，玉玉便会兴奋地翘起爪子，“谢谢！”

一次，我和男友闹别扭，我赌气地吼了一声，“我不理你了。”不曾想到，我无意中的一句话竟被聪明的玉玉给记住了。它察觉到了气氛有所不同寻常，嘴里一直低声喃喃着，“不理了，不理了。”和事佬的做派令人闻之捧腹，我和男友继而和好如初。

每逢过年过节，健谈的玉玉就成了大明星。亲朋好友围在鸟笼旁，七嘴八舌地逗它，“财源滚滚！”、“吉祥如意！”玉玉似乎读懂了大家的心思，一会儿上蹿下跳，一会儿飞檐走壁，嚼着舌头回敬着，“财源滚滚！”、“吉祥如意！”把大家拜得心花怒放。几个小孩子喜欢打着拍子合唱《新年好》，玉玉也好奇地张着小嘴，操着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结结巴巴地凑热闹。小孩子们哈哈大笑，赶忙递上几枚瓜子以资奖励。只见玉玉眼冒贼光，嘴巴快速接招，歪着小脑袋，“咔擦咔擦”三下两下便把瓜子壳立立正正地剔掉，瓜子仁尽收腹中，引得众人啧啧称奇。玉玉则得意洋洋地钻到鸟笼的环圈里，悠哉乐哉地荡起了秋千。

自从玉玉有了明星范儿，朋友们给我打电话，总不忘提上几句，“你家的鹦鹉先生还是那么健谈吗？”我把手机靠在玉玉的嘴边，它便会谈兴大发，“欢迎光临！”为手机那端的朋友们带来一番乐趣。

玉玉大红大紫了，自然心思也多了起来。一天傍晚，我发现它没精打采地呆立在鸟笼里，羽色黯淡。我担心玉玉感冒了，带它去做了检查，却没有查出什么病症。之后的日子，玉玉始终郁郁不乐，茶饭不思。一位懂鸟的朋友提示我，健谈的玉玉可能是寂寞了，想找个说话的同伴了。我赶忙去宠物市场买回了一只天蓝色的鹦鹉石石。果然，玉玉一见到石石，时而飞舞欢腾，时而交颈接喙，时而冒出一句，“你好！”吓得石石大气不敢出。石石不愿学说话，“好为人师”的玉玉便狠命地啄石石的头。石石害怕，只得一本正经地跟玉玉学说话，但是字音总是咬不准，说得别别扭扭的，看得我笑声不断，流连忘返。

家有健谈的鹦鹉先生玉玉，不仅给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欢歌笑语，还让我在红尘俗世里得以保持一颗率真的心。与玉玉相处的日子，就是这么快乐惬意。